

名家小說

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



名家小說目錄

上卷

雙杵記……………爛柯山人

西泠異簡記……………寂寞程生

孤雲傳……………白虛

中卷

說元室述聞……………茲

目錄

二

啁啾漫記……………匏

夫

俠女記……………匏

夫

下卷

絳紗記……………曇

鸞

焚劍記……………曇

鸞

女蛾記……………老

談

白絲巾……………老

談

孝感記……………老

談

雙枰記

爛柯山人

叙一

何郎弱冠稱神勇。章子當年有令名。枯骨可曾歸閩海。文章
今已動英京。此予辛亥春居臨安時所作存歿六章之一也。
存者爲爛柯山人。歿者爲何靡施。今予不知何故。忽來江戶。
爛柯山人持所造雙枰記來令予敘。作書者及此書主人。皆
在予詩中。作詩之人亦復陷入書中。予讀旣竟。國家社會過

去未來之無限悲傷。一一湧現於腦裏。今不具陳。人將謂予小題大做也。

十年前中國民黨之零丁孤苦。豈不更甚於今日。當年咸以脆薄自傷。由今思之。有道德。有誠意。有犧牲精神。由純粹之愛國心而主張革命。如趙伯先、楊篤生、吳孟俠、陳星臺、何靡施者。其人云亡。其魂不返。雖奔走國事者遍海內外。吾輩迂儒之隱憂。得未少減。趙楊吳陳。不惜自戕以勵薄俗。恐國人已忘其教訓。卽予亦墮落不堪。愧對亡友矣。靡施之死。殉情

邪。憤世邪。蓋未可偏執一見。其出於高尚之犧牲精神。非卑劣弱蟲所可議其是非。可斷言也。夫自殺者非必爲至高無上之行。惟求之吾貧劣庸懦之民。實屬難能而可貴。卽靡施之死。純爲殉情。亦足以勵薄俗。罷民之用情者。旣寡而殉情者。絕無此實。民族衰弱之徵。予讀雙杵記。固不獨爲亡友悲也。

泥城公校。固革命精神所充滿者也。靡施爲之魁。旋以內訌外患交逼而仆。其凌亂可憐之狀。不啻爲今日民黨寫一小

影靡施以一死解脫其無窮悲憤。誠無聊之極思。使靡施尙在其悲憤恐更甚於當年。豈復有解脫之善計。具此觀念而讀雙杵記。欲自制其同情之淚。末由也矣。

書中人之懷抱與境遇。既如上文所陳。而作書者之懷抱與境遇。亦欲以略告讀者。爛柯山人嘗以純白書生自勵。予亦以此許之。爛柯山人素惡專橫政治與習慣。對國家主張人民之自由權利。對社會主張個人之自由權利。此亦予所極表同情者也。團體之成立。乃以維持及發達個體之權利已

耳。個體之權利不存在。則團體遂無存在之必要。必欲存之。是曰盲動。爛柯山人之作此書。非標榜此義者也。而於此義有關係存焉。作書緣起。乃以代倭市之簫。鬻於某氏擬設之大江日報。功未竣而歐行。在歐復爲飢驅。大江報亦未出版。作者遂改鬻其稿於宛平某報。以前受某氏貲故。別造他文以易之。夫寒士賣文爲生。已爲天下至苦之境。而作者且以此因緣招天下無窮之謗。益可憐矣。悠悠之口。不必與較。所最悲者。與作者十餘載志同道合之楊篤生。亦因此以不恕。

之辭加於作者。致爲他人所藉口。此作者之所痛心者歟。篤生性摯量狹。殷憂亂神。急不擇語。今日而提論及此。祇增作者懷舊之悲。他復何語。使褊狹社會。復因此推波助瀾。以造成專橫政治之結果。恐亦篤生之所痛心者歟。作者稱此書爲不祥之書。予亦云然。今以予不祥之人。敘此不祥之書。獻於不祥之社會。書中人不祥之痛苦。予可痛哭而道之。作者及社會不祥之痛苦。予不獲盡情痛哭道之者也。嗚呼。

民國三年九月日獨秀山民識於日本江戶

叙二

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箸來意。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。從頭至尾。無一生砌之筆。所謂無限傷心。却不作態。而微詞正義。又豈甘爲何子一人造狎語邪。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。願爲嬰嬰婉婉者。損其天年。奚獨何子。殆亦言者一往情深。勸懲垂誠焉耳。若夫東家之子。三五之年。飄香曳裾之姿。掩袖迴眸之艷。羅帶銀鈎。綃巾紅淚。簾外芭蕉之雨。陌頭楊柳之烟。人生好夢。儘逐春風。是亦難言者矣。迺書記翩翩。

鎮翡翠以爲床。拗珊瑚而作筆。寶鼎香消。寫流魂於異域。月
華如水。聽墮葉於行宮。故宅江山。梨花雲夢。燕子庵中。淚眼
更誰愁。似我小。剪山下。手持寒。錫弔才人。欲結同心。天涯何
許。不獨秋風鳴鳥。聞者生哀也已。

甲寅七月七日

爛柯山人曰。余記此事。乃不能詳其究竟。書中要人。或中道暴折。
或莫知所終。今所得刺取入吾書者。僅於身歷耳聞而止。然小說
者。人生之鏡也。使其鏡忠於寫照。則卽留人間一片影。此片影要
有真價。吾書所記。直吾國婚制新舊交接之一片影耳。至得爲忠

實之鏡與否。一任讀者評之。

一日亭午。予在上海某新聞社之編輯室。與同社友獨秀山民。當窗理雜報。聞鈴聲。掣之得郵筒一事。蓋此編輯室位於上階。排印室下階。上階窗沿有繩垂而下。繩之末端繫以竹囊。囊身綴一小銅鈴。不及於地者尺許。兩室稿件往還。卽以此囊爲遞役。時或郵書至者。僕人紀順性懶。或適紀順不在門。書落印書傭手。並恒納之囊。掣鈴相送。此時郵筒卽遵此法而得者也。書緘封甚固。無郵局捺印。知爲遺件齎來。書致予友何靡施。字畫頗端秀。一望審爲。

女郎手跡書先入予手。獨秀瞥見之。嘆曰。吾見此種書柬。致靡施者屢矣。欲叩之。未得隙也。彼邇來顛顛殊異。疇昔吾早審其有關涉婦女之事。吾輩與彼厚。奚可不有以規之。余當時固不省獨秀何重視此事。顧曰。靡施何在。則頓憶其早膳後已他出矣。書既不獲遞。卽欲審所自來。而書面無朕兆。可驗閱。乃掣鈴呼紀順。將詢之來人。紀順言來人固索復簡。比以何先生外出。無從得復。已令之歸矣。至書自何所來。未暇叩問。然此致書人來此頻矣。前約略聞之。若自榮平街也者。紀順言已自去。此件殊難驟得端兆。獨秀

卽以原書置之柵。加鍵焉。予二人治事如故。此癸卯冬間事也。何靡施者。余同學友。時擬渡日本習陸軍未就。余暫招之同寓者也。是乃吾書主人。理當鄭重敍其生平。且今以無端之艷束。予讀者疑團。尤不得不將前此所知於靡施者。一一紀之。以告讀者。靡施者閩產。銳穎絕逾恆輩。聞其幼時不樂塾課。喜隨市兒跳盪。以此軀幹發展。較學業有加。久之。凡超距搏躍之術。靡所不習。膂力尤絕人。余與之同學。在上海泥城公校。是歲本校與同地某私塾約爲競技會。靡施以兩手反攀鐵槓。腰橫於空。首與足如衡之平。

此所需於臂力者甚鉅。而靡施更齒銜白巾。一同校生握巾而懸焉。如是者約十分鐘許。觀者舌撟。兩校生並皆失色。顧靡施多力。宜粗鹵。不爲女子所好。而貌殊雋潔。望而知爲深於情者。兩膀絕闊。筋肉彌豐。而面龐清減。雅不與其體力相稱。凡聞靡施之聲者。及見之。輒謂不似。彼早歲去閩。曾一入天津水師學堂。修業綦三年。拳匪之亂。水師學生當編以備戰。未及發而天津陷。同學星竄。靡施匿廁中。飛彈透壁。掠頂而過。然卒得出。走上海。尋入南洋公學。南洋公學者。彼時研求近世科學。規模宏闊之校也。靡施在天

津。治普通學久。操英語尤流達。入公學時。魁其曹。顧靡施姿高。不耐學。有時課績亦或疵劣。靡施良不措意。蓋其務外。自少小已然也。居頃之。公學解散。釁起於一墨水壺。此事於吾書爲支流之支。不贅錄。旋此中最高材者數人。發議創設學校。自教自育。靡施與焉。前公學監起居常州吳紫暉及總教浙江蔡民父。皆夙學通儒。雅得學生之望。至此亦欲舍去公學。寄示同情。靡施尤與此二君愜。遂從中斡旋。卒得二君提攜。所謂泥城公校者以立。退學在辛丑之冬。公學成立。則逾年之秋也。其間奔走庶務。號召同志。靡施

之力最多。靡施軀健神完。其才復能綜理微密。與人交必出肝腹相示。而人亦樂以示之。是時也。人醉於共和論。願實行之者。厥惟此校。校中無監學無師無弟子之稱。共編校中人爲若干聯。每聯若干人。聯各置長。聯長由票舉。三月一更選。號曰聯法。教員由校中上級生自充。上級生則別就傳他校。不足亦復求益於外焉。方言理數之類。校中多素養深者。外益之師。如吳紫軍之掌國文。蔡民父之教倫理。蘇州王肖堅之言名數。杭州章炎叔之講政治。皆妙絕一時。四方學者日益衆。翌年春。余亦自南京來會。震於其所